

共拾陸冊

民國甲寅秋徐珉置於燕都

道書十二種

上海江東書局印行

孔易闡真卷上

素樸散人悟元子劉一明體述

門人沖和張陽全校閱

後學孫明空重刊

大象傳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上乾下乾

乾為天。其德健。上乾天下乾。天是天之一氣。上下流行不息。行健之象也。君子有見于此。知人資天之氣而始。卽有此天之健德。此德本來流行不息。無一時間斷。因父後天棄真入假。健非所健。有時間斷矣。以是做天之行健。借假修真。於後天中返先天。自彊不息焉。彊者。剛強不屈。萬物難移之謂。若能自彊。則正氣常存。內有主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禮不履。非道不處。非義不行。順之逆之。彊而無處。不在彊而無時。或息其行。與天為徒矣。但世之彊者。有矣。彊而為物所引用之於外者。有矣。或能自彊。始勤終怠。遵道而行。半途而廢者。亦有矣。自強實落工夫。全在不息。若稍有一點懈怠。稍有些子私欲。不得謂彊。亦不得謂自彊。惟不息之自彊。方能造到渾然天理。堅剛不壞。永久長存地位。夫天者命也。命者健德。卽本來一點浩然正氣。因其無影無形。活活潑潑。流行不息。謂之氣。因其至大至剛。充塞天地。謂之健。因其主宰萬有。為陰陽之祖。造化之根。謂之命。氣也。健也。命也。總一彊也。一自彊不息。而造命之功盡矣。此法天之學也。

上坤下坤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坤為地。其德順。上坤地下。坤地上者地之高。下者地之低。是地勢隨高就低。坤順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人資地之氣而生。卽具此地之順德。因其知識一開。誤用聰明。順非所順。順其氣質之性。失其至善之性。內而不能虛己。外而不能容物。以假為真。以苦為樂。終歸大化。以是法地之順道。而厚德載物。

馬厚德卽順德。順德厚德卽內虛外實之德。惟順能虛。惟厚能實。內虛者虛心也。虛心而能容物。外實者實行也。實行而能應物。容物應物是能載物。物無窮而載之亦無窮。其德愈載愈厚。愈厚愈載。君子能載物。君子有厚德也。但載物順境去的逆境去。不得不謂之厚。外面强行。內裏不虛。亦不謂之厚。載物之厚德。須要在眞履實踐處做出。如人罵也受的。人打也受的。至於艱難困苦。疾病災患。一切不順境遇。無不一一受的。亦若地之山嶽之重也。受的河海之決也。受的草木之傷也。受的地之厚德。如是君子之厚德亦如是。地之載物。如是君子之載物。亦如是一厚德而脩性之功盡矣。此法地之學也。

上坎下震

䷂ 雷屯

君子以經綸。

屯者。屈而未伸之義。上坎水。下震雷。坎言雲而不言水者。雨自雲而降。雷在雲中震動。已有雨意。未至雨時。正陰陽博結。將通未通之候。屯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先天一點陽氣為後天陰氣所陷。雖有發現之時。屯難不通。若無扶陽抑陰之功。難得易失。當面錯過。以是因其所發。而經綸修持。焉經者整其緒。調和陰陽是也。綸者理其條。加減進退是也。經而不綸。不能成物。知樂物而不知火候。不能成道。當一陽生於坎地。正陰陽交接之關口。生殺相分之要津。可凶可吉之時。脩道者急須下手。扭轉旋璣。謹守靈苗。不使陰氣稍有侵傷。漸生漸採。十二時中無有間斷。經之綸之。進退止足毫髮不差。雖始而陽氣不通。終而陽氣舒暢。亦如雷震於雲中。甘露自降。所謂昏久則昭明者是也。

䷂ 上艮下坎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蒙者無識。無知脩養之義。上艮山。下坎水。坎言泉而不言水者。山下之泉。即是水。山下出泉。泉得山養。為有本之水源。遠流長通行無阻。蒙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脩道者欲行德於外。先須養德於內。若不養而卽行。則行而無本。中無主宰。反傷其德。以是做泉之出山。無阻而果行。法山之養泉。致厚而育。

德也。坎中一陽係天一所生。乃生物之祖氣。所謂天德者是也。此德隱於後天之中。一切常人順其後天。棄其先天。多不知育養修持。漸次消耗。自傷性命。若有醒悟者。截然放下。育於內而行於外。育以濟行。行以驗育。內外兼脩。育固養行亦養一德之不育。果行須要無一行之不果。育德須要育到如山之不動不搖。方是育之至果行。須要渠到如泉之晝夜流通。方是渠之至行果德育。盡性了命。渾然天理。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蒙之所以貴也。

下乾上坎

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樂音洛

需者有待之義。上坎水。下乾天。水氣自地而升於天上。則結而為雲。雲生天上。其雨可立而待。需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人之不能成其大道者。皆由性躁行偏。陰陽不和之故。以是飲食以養陰。使陰去。濟陽宴樂以調陽。使陽去就陰。陰陽相和。生氣內藏。無中生有。不待勉強。自然而然。蓋以天地之氣。繙繪甘露。自降陰陽之氣交合。黃芽卽生。曰飲食者。養身而身無傷也。曰宴樂者。養心而心無累也。身心有食還丹易結。所謂煉己待時者。不在此乎。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上乾下坎

訟者辨論是非之謂。上乾天下坎水。天至上水至下。天與水違行而不相合訟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人之暴性。陰謀爭勝。好強為應事接物。招禍之端。稍有不謹。外而傷人。內而傷己。以是作事而謀之。於始不爭訟於人。而自訟於己焉。事不一事。作不一作。凡日用常行。修道立德。皆事也。作事不謀於始。則見理不明。必作之不當。性躁行偏。險事隨之。惟謀之於始。可作者作之。不可作者止之。謹之於始。自能全之於終。蓋作事者。健行也。謀始者。防險也。謀而後作。不輕於作。天下無不可作之事。天下亦無不可成之事。意躁行即違行。行險即招險。作事能謀於始。人心漸去氣質漸化。以己合人物。我同觀有何。

達行之事哉。

上坤下坎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谷民畜眾。

師者以一而帥眾也。上坤地下坎水是地中有水也。地勢厚大。水性滋潤。地中有水。以一地而容眾水。以眾水而潤一地。此師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人之身如邦國也。人之心如君也。身中之精神性情氣如民也。性中之仁義禮智信如眾也。此民此眾為人生之本。不可不保惜之。以是容民以固根本。畜眾以禦外患焉。然必先容民者。先治內也。後畜眾也。後治外也。治內以禦外。治外以安內。內外相濟。縱橫逆順無不遂。心師之道如是。君子容畜之道亦如是也。

上坎下坤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比者親也。上坎水下坤地而水潤亦無疆。是地上有水。水所以滋潤萬物。水行地上。通流無阻。地無疆。此比之象也。先王有見於此。知天下大矣。一人之施治有限。安得人人而親之。以是建萬國封諸侯。典朝覲之典。親諸侯使諸侯各親其國民。於是施治不能及者。而亦及之。遠民不能親者。而亦親之。特以親諸侯。卽親萬民耳。脩道者明陰陽五行五德之理。使各居其位。如建國建諸侯也。使陰陽調和。五行一氣五德相合。如親諸侯也。五行攢而五德合。萬緣俱化。萬善同歸。如親諸侯親萬民也。卦體坎中一陽。居子中正尊位。卽道心耳。道心發現。仁義禮智根於心。萬理紛紛。渾然天理。大地裏黃芽長徧滿世界。金花開綻。順手拈來。俱是靈藥。亦如水流地上。無處不通。先王親諸侯修道者親萬善同一理也。

上巽下乾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小畜者養之小也。上巽風下乾天。是風行天上也。風行地上。鼓動萬物所養者廣。風行天上。祇可清熱。

解燥所養者少。小畜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盡性至命之學。乃竊陰陽。奪造化。轉生殺。扭樞機之大事。非得心傳者不能行。但大畜不能。亦須小畜。以是懿文德焉。懿者美也。妝飾之謂文者。威儀云為之文。威儀云為。雖非修德之大事。亦脩德者之不可忽。如應物平順。執事恭敬。動作詳細。言語謹慎之類。藏其剛而用其柔。瞻前顧後。從容不迫。自無躁動失德之行。亦如風吹天上。燥氣悉化也。脩德而至躁氣。悉化能小畜。而卽能大畜矣。

上乾下兌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履者登進也。上乾天下。兌澤天。覆澤而澤仰天。是上下有一定之位。不得混亂。此履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大小有分。尊卑有別。不得以上為下。以下為上。以大為小。以小為大。以尊為卑。以卑為尊。以是辨别上下之位。定其民志。使不得忘。想過履耳。陽為君上也。陰為民下。也能辨上下。則是非邪正已明。非禮不履。扶陽抑陰。修真化假。內念不生。外物不入。萬有皆空。一切俗情塵緣之志。於是乎定矣。卦象兌為陰金。妄情也。乾為陽金。真情也。以陰履於陽下。以陽履於陰上。妄情不起。真情常存。真情者無情之情。以無情制有情。如獵捕鼠。如湯澆雪。片飼之間。失變為福。民志定而無敗道之物。方且漸履於剛健中正。純粹之精矣。但定民志。全在能辨上下。辨的一分。定的一分。辨的十分。定的十分。稍有些子辨不明。卽有些子定不得。故聖人盡性至命之學。先要窮理也。

下乾上坤

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財同裁。左音裁。右音佑。泰者通也。上坤地下乾天。天氣自下而上升。地氣自上而下降。是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萬物發生。泰之象也。元后有見於此。知天地陰陽相交而萬物生。人之陰陽相交而萬化安。以之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焉。人秉天地陰陽五行之氣而生。身中卽具此陰陽五行之氣。此氣在人身中發而為五

德五德其體有自然之道不待勉強所謂率性之道也。后明五行相生之理使仁義禮智信一氣流行裁成乎天地生人自然之道五德其用有當然之宜不可偏執所謂脩道之教也。后明五行相生之理使仁義禮智信各得其當輔相其天地賦人當然之宜裁成其道輔相其宜凡以為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以左右斯民使人人都以天地之道為道以天地之宜為宜保合太和各正性命耳噫誰無天地之道誰無天地之宜特患不能裁成不能輔相耳果能裁成之則先天可全栗能輔相之則後天可化先天全後天化其體自然其用當然五行一氣五德混成性命凝結方且與天地同功用與天地同長久其泰為何如哉

上乾下坤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辟音避

天地不交否者塞也。上乾天下坤地氣自下而上升天氣自上而下降是天地陰陽之氣不交萬物閉塞否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天地陰陽不交則萬物藏人身陰陽不交則天真傷以之隨時收斂儉約其德自辟其難不可榮以祿也。儉德者黜聰寢智韜明養晦惜後天保先天不使些子客氣雜於天真之內也。蓋人一交後天假者來而真者去心為物誘性亂命搖否其否於此難莫難於此若不知早辟稍有些子名利之心聲色之情愈致其否傷生害命之難烏能免諸不可榮以祿正以見榮祿且不動於心而況小貨小利乎。儉德二字包括甚多其功甚細一才一智皆必藏之如壁列萬仞物我兩忘有德而不知其德若知其德便不為儉因其不知德方能不可榮以祿不可榮其難自無其否自去始雖陰陽不交終必陰陽相合儉德辟難之功豈小焉哉

上乾下離

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同人者與人相同也。上乾天下離日月即火也。天無物不覆日無物不照天與日同處公而且明同人

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脩道者應世接物貴乎能同於人。尤貴乎不苟同於人。以是類族辨物焉。類者同一其類族者各一其族。如人高低貴賤皆有其族。君子於各族皆一類視之。無一不同辨者分別也。物者邪正善惡之物。君子於物而必辨之。無敢苟同類族。所以法天之無私。辨物所以倣日之明照。既無私又明照。天下無不可同之人。天下亦無苟同之物。蓋君子同以道。而不同以心。同以理。而不同以人。所謂和而不流。羣而不黨。天日之同物。如是君子之同人。亦如是也。

䷗ 上離下乾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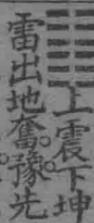
大有者有之大也。上離火下乾天是火在天上。天得日而生者眾。日在天而照者遠。無物不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有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天命之性。渾然一理。萬善畢集。本大有也。因爻後天知識一開。先天受傷。由是善惡相雜。大有者而小有。小有者而無有矣。以是惡念一起。則遏而止。息之善念一生。則揚而滋長。順乎天而休美其命焉。命之不休。由於不能順天。不順天由於不能遏惡揚善。若能遏惡揚善。久而至善無惡。正氣常存。仍還當年完完全全天命之物事。無者有而有者大矣。人生在世。惟命最大。有命則生。無命則死。不能休命。雖外之萬有。皆屬虛假。蓋天之所命於人者。一善而已。能休其命。即是順天。順天即所以順命。休命即所以休天。有天有命。有之最大。但有天有命。全在遏惡揚善。工夫。遏惡揚善者明也。順天休命者健也。以健為體。以明為用。虛靈不昧。具眾理而應萬事。由明明德而歸於至善。渾然天理性定。命凝有基。有於此。大莫大於此。世間一切身外之有。焉得而比之乎。

䷗ 上坤下艮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穠詘候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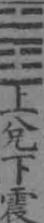
謙者有而不居之謂。上坤地下艮山是地中有山也。山本高地本卑。以卑而蘊高。外虛而內實。謙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人高傲之心。多卑下之心。寡所以居心行事。每每不平。以是裒去其高傲之多。增

蓋其卑下之寢應事接物之間。稱其物之高低貴賤。大小輕重。因事制宜。而平施之也。蓋以能謙之君子。有才不恃。有德不居。無我相。無人相。傲氣悉化。其心常平。心平自然應物亦平。內平外平。其德日高。其心日下。外不足而內有餘。謙之受益多矣。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豫者樂也。上震雷下坤地。是雷出於地。奮發而升。陽氣通和。萬物無不為之更暢。豫之象也。先王有見於此。知德者天之所命。為人生之根本。不可不樂於脩為。以是作樂。以崇其德焉。樂所以和德。德所以成樂。若不崇德而作樂。是謂苦中作樂。惟借樂以和德。其德愈崇。借德以作樂。其樂愈和。德樂相符。是謂真樂。其樂音之殷盛。足以薦上帝。配祖考。蓋上帝之所喜者德。祖考之所悅者亦德。薦上帝。以德薦也。配祖考。以德配也。作樂不失其德。是不違其上帝。不忘其祖考。不違上帝。答天也。不忘祖考。報本也。夫人之有生命。受於上帝。形本於祖考。形所以載命。命所以全形。形與命兩不相離。報本即是答天。答天即是報本。答天報本。神鬼皆樂。而人焉有不樂。崇德作樂之效。有如此人。何樂而不崇德哉。



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隨者就其時也。上兌澤下震雷。是澤中有雷也。雷主動。澤主靜。動入靜中。陽氣暫時休息。有不得不靜者。隨時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人之先天一點真陽。為後天陰氣所蔽。性為情移。如震家之物。而為兌家所有。若欲復之。舍隨道餘無他術矣。以是嚮晦入宴息也。時晦亦晦。借陰養陽。不敢妄動。煉己待時。當宴息而卽宴息。所謂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也。特以震入於兌。殺氣正盛。生氣正弱。晦之極矣。若冒然下手。不但生氣不復。反助殺氣猖狂。惟嚮晦而入宴息。動之必先靜之。陽隨陰而陰卽隨陽。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

上艮下巽

山中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蠱者事有壞也。上艮山下巽風是山下有風也。山能養物。風能鼓物。鼓起而養。此飭蠱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人之精神如民。人之天真卽德。其天真有蠱者。皆由不知振發精神。以脩養耳。以之振起精神之民。育養天真之德焉。振民必如風之自下而漸上。自卑而登高。育德必如山之穩定。以生物敦厚。以養物能育。則精神愈振。能振則天真得育。振之育之。未蠱者可以保已。蠱者可以飭漸。久而入愈力。必將進於至善無惡之地。何蠱之有乎。

上坤下兌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臨者以上而臨下也。下兌澤上坤地是澤上有地也。澤無物不浸。地無物不載。既浸而又載。澤得地而所浸者多。地得澤而所載者廣。此臨人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教化不可不興。民命不可不立。以是法澤之浸潤。教民不倦。思而教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漸次。感化教無窮而思亦無窮。必以易風移俗為歸着。法地之廣。生容民不苛。保而容之。省刑法。薄祝斂。豐衣足食。如保赤子。容無疆而保亦無疆。教之有法。保之有道。上順下而下悅上。上下一心。熙熙皞皞。太和氣象也。此有位之君子則然。若夫無位之君子。教人保人亦不外此。君子之誨人不倦。立言者。書願人人為聖。個個成道。亦教思無窮也。君子之量包天地。人我同觀。無物不容。無物不愛。亦容保無疆也。不論有位無位。總以生物為心耳。

上巽下坤

風在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觀者觀望也。上巽風下坤地是風行地上也。風行地上所到之處。無物不隨之鼓舞。如有所觀而感化此觀象也。先王有見於此。知一方有一方之風氣。一方有一方之性格。不得執一法而教化。以是省方。

之風氣。觀民之性格。隨方設教。因人開導。亦如風行地上。隨高就低。東西南北。皆不得。風之鼓物。如是先王之設教。亦如是。大凡有教人之責者。須當倣先王省之觀之。以教人。方能人為我感矣。

上離下震

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噬嗑者。口食物而合也。上離火。下震雷。隨雷之火為雷。是雷電一處。雷以震物。電以照物。刑中有德。殺中有生。如口食物必合。動不妄動。動而必明其滋味。此噬嗑之象也。先王有見於此。知強暴兇惡之徒。多蹈於死地。而莫可逃者。皆由不知有罰法也。以是治律條。象明輕重大小之罰。使人知其罪不可犯。果有不服。王化明知故犯。量其輕重大小之罪。勅其一定之法。使人知法不容逃。光明以示之。後威以刑之。生殺分明。刑德兩用。在執法者不濫刑。在受法者甘於死。彼此無間。噬而嗑矣。罰也。法也。皆先王以明勅之。無非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也。凡用法者。須當倣先王。先明後行。庶不誤傷其性命矣。彼世之妄想成道者。不能先窮其理。冒然下手。入於傍門曲學。着空執相。欲求長生。反而促死。其即先王之罪人。亦係噬而未噬。空空無物。何益於事乎。

上艮下離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

賁者。飾也。上艮山。下離火。是山下有火也。山下有火。而凡山下之物。皆害其光。以火照山。賁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山下之火。其光不大。人之才缺。其見不遠。以是於庶政之易事。而脩明之。於折獄之難事。無敢強焉。庶政即風俗利弊。錢穀詞訟之類。庶政之興廢。顯而易見。不難修治。即有錯誤。猶能更變。至於獄事。性命所關。幽隱難辨。稍有不明。殃及無辜。非智察秋毫者。不能折之。無敢折獄。亦重性命之意也。脩道者之用明。亦不外此理。應世接物。日用常行之事。如庶政也。盡性至命。幽深奧妙之理。如獄事也。應世接物人道也。盡性至命天道也。人道顯而易見。稍有才智者。即能辨之。至於天道。必須真師。

口傳心授。大悟大徹。方能折辨。不差信手拈來。頭頭是道。利己兼能利人。為功最大。若無師傳。妄猜私議。而强折之。毫髮之差。十里之失。誤人性命。何敢折乎。無敢二字。是聖人教人養小明。而漸求其大明。不可恃小明。而壞大事。自惑惑人也。噫。小智小慧之誤人。甚矣哉。

上艮下坤

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剝者消去也。上艮山。下坤地。是山附於地也。山本高。地本低。以山附地。去其高之有餘。厚其低之不足。剝之象也。為上者。有見於此。知山不附地。則山不着實。上不厚下。則上不安居。以是剝上厚下。使在下者。皆得其所焉。蓋民為邦。本固邦寧。而在上者。亦安其所居之宅。行無為之治矣。脩道之上者。有才有智者。亦上也。無才無智者。亦下也。有才不恃。有智不用。剝去才智之有餘。就於才智之不足以高附低。以實居虛。則高為真高。實為真實。化假為真。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安居其宅。不為客氣所傷矣。夫仁者。人之安宅也。剝上厚下。顛倒之間。剝即變復。復則能依於仁。生機回轉。性命有賴。厚下安宅。天機畢露矣。

上坤下震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復者返還也。上坤地下。震雷是雷在地中也。雷為至陽之物。陽動於地。生機回轉。則萬物生。先王有見於此。知天之陽氣回轉。則萬物蘇甦。人之陽氣發現。則生機返還。以是於冬至之日。閉關商旅不得行。而貿易。元后不得出。而省方。凡此者。無非使人倣法天地之復養。此一點生機。不得稍有傷損耳。生機者。何機。卽人本來秉彝天良之心。為生物之祖。陰陽之宗。一落後天。為氣質所蔽。不能常現。間或一現。此卽陰中返陽之時也。惟此一時。難得易失。人多不知。當面錯過。所以陰漸長。陽漸消。陽盡陰絕。有死而已。至日閉關者。欲人人在陽復之時。養陽也。商旅不行者。使其不得務於外假。有傷內真也。后不省

方者使其不得明於貴人。暗於脩己也。一閉關而謹慎嚴密。內念不生。外物不入。陽氣馬得而滲漏之。先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者有如此。脩道君子煉己持心。虛室生白。生機回轉。急須收入造化爐中。防危慮險。謹封牢藏。由微而著。必自一陽而漸復於六陽純全。亦即先王至日閉關之意。蓋以此一陽來復之時。為生死之闢口。得之則入於生路。失之則歸於死路。閉關者閉其死戶也。死戶閉而生門開。天借人力。人借天力。天人合發。則一時辰內管丹成。不待三年九載之功。其如人多不求真師口訣。每每當面錯過。可不悲哉。

䷀ 乾下震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无妄者。无妄心妄行也。上乾天下震雷。是天下雷行也。雷順天時而動。萬物即與之俱動。雷无妄而萬物亦无妄。此无妄之象也。先王有見於此。知天之生物者時。聖人之養物者德。以是茂其至誠。无妄之道。成己成物。對乎天時。育養萬物。使萬物各正性命。亦皆歸於无妄耳。茂如茂盛。推而廣之也。對如對面。兩不相悖也。能茂對時。並行而不相悖。育萬物。而萬物皆得其所。對時之行。與天同功用。與雷同動靜焉。得而有妄哉。脩道者。火候爻銖不差。進退急緩得法。亦茂對時也。攢簇五行。和合四象。渾然一氣。萬理畢集。亦育萬物也。對時育物。物含真。皆歸无妄。天雷无妄。如是先王无妄。亦如是脩道无妄。亦無不如是。无妄之道。一對時而盡之矣。

䷁ 乾下艮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識音志

大畜者。積聚大也。上艮山下乾天。是天在山中也。天大山小。外小而內大。此大畜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人之不能增益其德者。皆由自恃才智。自高自大。不知做法古聖先賢之故。以是多識前人之言。往古之行。擴充識見。以畜其德焉。聖賢心法。命脈皆藏於經書之中。前人之言。言其德也。往古之行。行

其德也。若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晤對聖賢。所言者皆前人之言。所行者皆往古之行。言行無虧。其德日蓄。日大方且盡。性至命。性命俱全。與天同長。久與山同堅。固其事之大何如乎。

䷲ 上艮下震

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頤者。腮頭取養之義。上艮山。下震雷。是山下有雷也。山本靜。雷本動。以靜養動。動本平靜。如口上靜下動。靜以待動。頤養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口為出納之官。是非之門。禍福之根。以是慎言語節飲食也。言語者心之聲。言語正則心正。言語邪則心邪。一言一語。必有益於世道人心。而後出。不敢妄發。言語必謹。飲食者身所貴。飲食當則益身。飲食不當則傷身。一飲一食。必須察其來由可否。而後用。不敢過貪。飲食必節。謹言語。則心有養矣。節飲食。則身有養矣。身心俱得其養。內外無傷。性命可脩。所謂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也。

䷹ 上兌下巽

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大過者。大之過也。上兌澤。下巽木。澤性下潤。木性上升。澤上于木。反能滅木。木下於澤。反能澤滅。此大過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澤之浸潤大過。能滅其木。人之才智大過。能傷其德。以是法澤上於木。獨立而不懼。微木下於澤。避藏而无悶。立大過人之志。成大過人之德焉。蓋以脩道君子。以性命為一大事。俯視一切。萬有皆空。如澤之清塵緣不染。借世法而脩道法。獨絃絕調。生死不變。立乎萬物之上。而不懼。如木之柔。有才不恃。有智不用。被褐懷玉。韜明養晦。不求人知。隱遯深藏。而无悶。不懼者。萬物難屈。志氣大過乎人。无悶者。妄念不生。脩養大過乎人。惟其不懼无悶。故能成世間希有之事。而為人人之所不能識。不能及也。

䷮ 上坎下坎

水洩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濟音薦

習坎者。水由此達彼也。上坎水下坎水。是水由此而洩至於彼。由彼而洩至於此。洩而流通。習坎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聖賢之事。乃成己成物兩端。成己者德行也。成物者教事也。德行不常。則大道難入。教事不習。則學人不悟。以是於德行日就月將。溫故知新。愈久愈力。期必至於深造自得。而後已。於教事漸次開導。明提暗點。愈入愈引。期必至於學人通澈無疑。而後已。蓋德行者。身心性命之學。最精最細。毫髮之差。千里之失。惟常之。則窮理盡性。至命而已。可成矣。教事者。承先啟後之事。至切至要。講論不明。誤人前程。惟習之。則探躋索隱。闡幽而物可成矣。但教事本於德行。教事卽教其德行之事。能常德行。方能習教事。若不能常德行。則教事無本。先常德行而後習教事。常於己者。如是習於人者。亦如是。猶之水洩。由此達彼。總是一水。無處不可流通也。

䷝ 巽離下離

明雨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離者。日明之謂。上離日。下離日。日之運用。夜則入地而內明。晝則出地而外明。一明而有兩作。此離之象也。大人有見於此。知人不能明內。則必不能明外。先明內。後明外。明內如是。明外亦如是以是明而已。又繼其明。而照於四方也。明者。明內也。繼明者。又明外也。明者。何明。卽明其本來。一點虛靈不昧之德耳。能虛能靈。內德已明。誠於中而達於外。無物能瞞。無事有累。照於四方。如在掌上。大地裏黃芽長。偏滿世界。金花開綻。左之右之。頭頭是道。內外通徹。其明不息。方且自明明德而止於至善矣。但繼明照四方。非是空空無為。卽便了事。其中有增減之功。曰明照者。以明而照也。明不能照於四方。其明不大。不為繼明。旣明內。又明外。明而必如日升虛空。下照萬物。萬物莫能蔽其明。方是真明。方是繼明。若稍有些子照不到。卽有些子蔽其明。明能照於四方。縱橫逆順。皆不得得其照。無處不通。無處有傷。明明德之功。盡矣。

上兌下艮

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咸者感也。上兌澤下艮山是山上有澤也。澤本虛。山本高。高而能虛。咸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山上不虛。不能有澤。人心不虛。不能感物。以是虛其己之所。而受益於人焉。紫陽云。休施巧偽為功力。認取他家不死方。他者人也。人非世間之凡人。乃我本來不死之真人。因交後天走於兌家掩埋已久。迷而不返。間或一顧。學者執着後天。當面錯過。不能受之。此其故皆由不能煉己。不能煉己。私欲滿腔。芽塞靈竅。實而不虛。總有人來無處容納脩道君子。煉己持心。除去一切後有淳質。而心虛矣。心虛則先天之氣自虛無中來。卽能受人之益而實其腹。我以虛感彼。以實應小往而大來。金丹自然凝結。亦如高山上虛受澤之潤。有不期然而然者也。

䷹ 上震下巽

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恒者久也。上震雷。下巽風。是雷動風隨。風雷相搏。雷得風而聲遠。風隨雷而吹有力。此恒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雷性剛猛。風性柔緩。剛柔相濟。故能鼓動萬物。人之剛性屬陽。柔性屬陰。陰陽相需。卽能久行其道。以是立不易方焉。立者果決主意一定也。方者方所當行之道也。天下學人果決行事者。有矣。果決而不知當行之道者有矣。知當行之道。始勤終怠。中塗變計。而易其方者亦有矣。凡此皆無經久不易之志。必不能行經久不易之道。君子以身心性命為一大事。知其成經久不易之道。必須立武不能屈。萬有皆空。止於其所。故能深造自得。陰陽混。經久而不壞也。

䷲ 上乾下艮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遯者人莫能知之謂上乾天下艮山是天下有山也。太高山微天能容山。山不能近天。此遯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人之招災惹禍為小人所傷者。皆由器量曲狹不能容物之故。以是遠小人不惡而嚴焉。遠小人者非是遠避於小人。乃使小人自遠之。不惡者寬以應物也。嚴之者剛以處己也。蓋以脩道君子量大如天。包羅萬有。俯視一切。無物不容。處世而不滅世。居塵而出塵。未嘗見惡於小人。然其操守異眾。品行絕倫。絲毫不苟。正氣常存。不遠小人。而小人自遠之。亦如天下有山。山雖高而不能近天也。天下萬物之中。至高至大者。莫如山。至高至大者。且能容之。而况不高不大的者乎。脩道者有容山之量。方能執天之行。脩天之道。不遯而遯。庶乎不為萬物所傷矣。彼世間假道學之流量。如芥子毫末之物。容納不得。磕着撞着。燥氣便發。無怪乎為小人嫌忌。而魔障不離也。

三三下乾上震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大壯者大其所壯也。上震雷下乾天。是雷在天上也。雷為剛烈之物。其氣最壯。升於天上。震驚一切。壯氣更大。此大壯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雷隨時升天。能以生物。人順理行事。能以立德。以是非禮弗履焉。禮者動靜之節。進退之序。為修身應世之規範。凡人師心自用。任性作為。或妄想貪求。恣情縱慾。皆是非禮。非禮之履。不但不能大。而且不能壯。卽或有壯。亦是棄真入假之壯。壯非所壯。大不壯矣。若能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以禮而履。非禮不履。則所履者禮。禮者理也。理者天也。履於天理。人欲不生。一步一趨。皆合妙道。與天為徒。與雷同功。居於五行之中。而不為五行所拘。處乎萬物之內。而不為萬物所傷。其壯顧不大哉。

三三上離下坤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晉者進也。上離日。下坤地。是日出地上也。日本明地本暗。明出地上。由暗而明。晉之象也。君子有見於